



比内地的几场专业。比如说开场MV、灯光的设计，舞台的细节，比如说吉他手馮哥喜欢站的那底下有一个风扇，就能把他的头发吹起来，很酷。完全没想到后来会被封神，没想到所有的乐迷都会去朝圣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看到的情况，香港本地的观众，他们对摇滚是不是真的有兴趣？

高原：我没有采访观众，就我个人看到的，一开始他们还比较冷静。慢慢观众就开始有一些反应了，这些观众，的确就是都是香港当地的人，不是像有的文章写的，说是组织观众去看的。那个年代，是不是香港当地人，还是挺好区分的，你也还是能很容易分辨出来哪个是香港的观众的。我觉得他们还是被感染到了。尤其像何勇到最后那种演出方式。他们不会常见的，即便是在那个时代的香港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那个年代的香港还是唱片工业流水线生产的那种歌比较多一点，所谓的劲歌热舞。

高原：对，有伴舞的那种唱跳很流行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今年5月11日是张炬逝世30周年的日子，你印象中的张炬是个怎么样的人？

高原：我一直都觉得他就是特别温暖的朋友。他会照顾我，也挺幽默的，也不是那么拘谨，北京孩子本来就爱贫嘴，又什么都不当回事，就特别“北京”的一个人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他遭遇车祸是怎么回事？

高原：他骑的摩托车出了车祸。我当时刚从他们家离开，没过一会儿他姐就给我打电话，说张炬出事了，当时我也没想到是走了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生死的概念。

张炬是我朋友当中第一个去世的。那天，我到了八宝山告别厅，看见他躺在鲜花里头。我才知道他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才有这种感觉，那时候就真的是年轻不懂这些。后来我出《把青春唱完》那本书的时候，也是因为那一年去世了好多朋友，是这样的缘起，才出的《把青春唱完》那本书。张炬去世那年，的确是没有所谓生死的概念，还太年轻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书中还收录了你为刘德华、梁朝伟等港台艺人拍摄的照片，是什么样的机缘和他们合作的？

高原：我拍刘德华他们是因为我当时认识了代理他们演出的公司的老板。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图片记录，其实那时候摄影师不多。不像现在这么卷哈哈哈哈哈。

母亲与女儿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发行了《世界》这首单曲，这是你第一次作为歌手演唱歌曲，怎么会想到要自己出单曲的？完成这么一首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？

高原：根本也没想过做歌手，因为我的确是挺不会唱歌的，我唱歌跑调，这首歌的制作人是馮歌，彭坦编的曲，而且是一句一句教我唱，才有的这首歌最终的样子，所有专业的人在帮我做这件事。

当时是先有了这个曲子，是我女儿写了一个demo，然后就丢给馮歌，说帮我编个曲，我又根据曲写了词。

我当时想表现的是友情，本来最初的计划是想写三首：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。友情是第一首。这第一首出来以后，后面两首就写不出来了，再看机缘吧。

当时是馮歌跟彭坦有音乐上的合作，我去找馮歌的时候，彭坦就在他们家，彭坦听了两遍说这唱我给你编吧。一开始男生的声音就是彭坦。他先唱了几句开头，整个这首歌出来特别顺畅。后来我说，那既然这本书写的是我自己的青春、我的朋友们，我就把这首歌放在书里还挺合适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《世界》是由你女儿窦佳嫻作曲的，窦佳嫻现在也已经独立成为了歌手。对于她的作品，你作为母亲，会第一时间聆听，并给予她一些参考的意见？

高原：不会，她通常会到这首歌发表了才会发给我听。她的理由是不希望你听到没有做好的东西，其实以前我老跟她说，你先发我听听。她也不会给我。她是做事非常追求完美的人。我也不会从专业的角度上去给